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璞

侍讀臣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李　櫺

册府元龜卷七百七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高尚第二

晉韓績字興齊廣陵人其先避亂居於吴之嘉興父建仕吴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為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繇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為掾不就咸康末名拜博士老病不起

張茂字成遜𧘂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為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為侍中以父老固辭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仁讓不屑世事司徒王導辟不就成帝徵為國子博士不起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為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嘗處私門潛心學

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元帝鎮建康因
委質焉參領東軍事後授撫軍將軍會稽内史以軍功
封彭澤縣侯卒
祖逖字士雅范陽人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郡察孝
廉司隷再辟學秀才皆不行嘗為司州主簿後終於鎮
西將軍
蔡謨弱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名為掾
皆不就時明帝為東中郎將引為參軍後卒於左光禄

大夫

卞壺弱冠有名譽司兖二州齊王冏辟皆不就遇家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後為尚書令右將軍復加領將軍給事中

陸玩字士瑶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綱紀東海王越辟為掾皆不就及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後至侍中司空薨

伏滔字元度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别駕皆不就

大司馬桓温引為參軍後累遷至游擊將軍卒

劉啇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舉賢良辟司空掾並不就幽州刺史王浚表為渤海太守後至平南將軍都督江州卒

孔沉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沉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瑯邪王文學並不就

孫晷司空何充為揚州檄晷為主簿司徒蔡謨辟為掾

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土之望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

葛洪字稚川大安中石氷作亂吴興太守顧秘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為將兵都尉攻氷别率破之遷伏波將軍氷平洪不論功賞徑至雒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就赴于寶深相親友薦

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

孫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

初赴齊王討趙王倫功封晉興縣侯後累遷廣武將軍

安豐内史

成公簡字公舒東郡人家世二千石性情素不求榮利

潜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後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

侍

何準字幼道穆帝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

交辟並不就兄充為驃騎將軍勸令其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衛門不及人事徵拜散騎侍郎不起卒

劉緬字長魚高密人邴都字宏文城陽人並有高名緬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勵行化流邦邑都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勑身謹潔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慱求異行之士緬都並被

公卿薦舉於是依韓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都辭以疾緬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江惇有高節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郗鑒檄為兖州治中又辟太尉掾康帝為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儒林參軍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守阮裕長陽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惇游處深相欽重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

江逌陳留圉人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絶棄人事翦茅
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為從事佐著作郎
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為參軍後乃位至太常卒
庾袞篤好學問事親以孝聞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
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為異行元康
末頼川太守名為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
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
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

自取己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

王談父為竇度所殺談後以鍤斬度太守孔嚴宥之後太守孔廞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為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名終於家

孟陋字少孤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温親往造焉或謂温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

咼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忝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繇是名稱益重以壽終於家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年七十九而卒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

下詔徵為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卒於家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居會稽剡縣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國内史王珣有别舘在武邱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内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為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絶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

嘗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絶其名命疏奏帝許之遂復還剡終於家

桓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喜老莊嘗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為簡文帝所重尋代叔父冲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南蠻護軍西陽太守以疾去職卒

殷浩字深源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為記室

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為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於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一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内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

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
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
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静亂源而乃高
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
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
囚胡虜棄言非所凢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
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斃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
起後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機徵浩為建武將軍揚州

刺史上疏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後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軍事坐事廢為庶人卒

郭荷畧陽人明究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為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卒謚曰玄德先生

索紞燉煌人太守陰澹命為西閤祭酒紞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

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
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日致羊酒卒於家
辛謐字叔重少有志尚恬静不妄交游名拜太子舍人
諸王文學累徵不赴劉聰特加大中大夫固辭不受石
季龍之世不應辟命終於家
楊軻天水人少好易劉曜僭號徵拜太常固辭不赴石
季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以疾辭
鄧粲長沙人也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

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卑辭厚禮請為別駕綮佳其好賢乃起後以疾乞骸骨

孫畧字文度吴人終日屢空恬然自足辟命皆不就尚書張國表薦畧公車特徵會卒

范宣少尚隱遁博綜衆書徵辟並不應卒於家

阮裕字思曠成帝時徵侍中不就還剡山後赴成帝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嘆曰我入東山當泊安石渚

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為金紫光禄大夫經年敦逼並無所就

何琦母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禄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怙恃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温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為撫軍欽其名行名為參軍固辭以

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縣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温嘗登琦縣界山喟然嘆曰此南山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終身

後蜀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李雄欲迎立為君而臣之長生固辭

宋王宏之字方平瑯邪臨沂人少孤貧為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重之晉安帝隆安中為司徒主簿

家貧而性好山水以病歸兄衛尉鎮之安成郡宏之同
行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宏為吏部尚書奏徴之為庶
子不就太祖即位敬宏為左僕射又陳宏之高行表於
初業苦節彰於暮年今内外晏然當修太平之化宜招
空谷以敦冲退之美又徴為通直散騎常侍不就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
孫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為立宅
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

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宏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百萬米二百斛給賞委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

宗炳有孝行植玄殷仲文辟皆不就及高祖平荆州辟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邱隱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林往輙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宏每從之未甞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惠

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名爲太尉參軍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賚宋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庶子並不應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遊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尋陽柴桑人曾祖侃晉大司

馬潛少有高趣自彭澤令棄官而歸嘗著五栁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栁樹因以為號焉閑静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曽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娱頗示己志忘懐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録義熈末徵著作郎不就

龔祁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父黎民及祁並不應徵辟祁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此荆楚仙人也祁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卒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名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宗彧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採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

曰我布衣草莱之人少長隴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真
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家
宋景徽太子庶子不就有高名
王曇首太保引少弟也幼有素尚除著作佐郎不就
南齊劉善明少而静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
相見後刺史劉道隆辟為從事位至淮南宣城太守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徙居江陵太祖建元初刺史豫章
王辟為驃騎參軍不就世祖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

不就以文義書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機竹翅書格報之明帝建武二年詔復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

蔡薈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斅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湼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清白乎

宗尚之字敬文好山澤宋末刺史武陵王辟為賛府豫章王辟為别駕並不就世祖永明中與劉虬同徵為通

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爲諮議並不就壽終
陶季直好學澹於榮利徵名不起時人號曰聘君
王延之少而静默不交人事州辟主簿不就舉秀才北中郎法曹行參軍轉署外兵尚書外兵部司空主簿並不就
沈儼之字士恭吴郡人徐州刺史辟主簿並徵太子洗馬中書郎不赴
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交事寡嫂

甚謹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

吳苞字天蓋濮陽人善三禮及老莊爵林王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栖志窮谷秉操真固沉情味古白首彌厲徵太學博士以終

辛普明字文達少就闞康之受業豫章王嶷為揚州徵為議曹從事不就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少孤貧好莊老明道術太守瑯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名便退

如此者凡十二馬卒於家

梁沈顗吳興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不尚浮華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顗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顗不至其門勃就見顗送迎不越於閫勃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為南郡王左常侍不就永明二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俱不就

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樊

衣不治產業高祖少與詵善雅推重之及起義署為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遊得河東栁惲欲與之交詵拒而不納後湘東王臨荆州扳為鎮西府記室參軍不就普通中詔徵中書侍郎勒州縣敦遣又稱疾不就

諸葛璩世居京口幼事徵士闗康之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曰璩安貧守道悦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為

議曹帝許之璩辭不去後舉秀才不就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
陵為人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辟名一無所就
江紑性静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塘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
至元琰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
容正色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齊建武二年始
徵為安北參軍事不赴天監九年縣令管惠辯上言義

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

韓懷明上黨人容居荆州居母憂水漿不入口一旬既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澹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於家

陳陸慶吴郡人少好學遍通五經天嘉初徵為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為吴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所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

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兹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
徵並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縣是傳經受業者
蓋鮮矣
後魏高變字秀和小字淳于亦有文才太武每詔徵辭
疾不應嘗譏笑兄允屈折允官栖泊京邑變常從容於
家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少好學博通諸經州再舉秀才公
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謐不飲酒

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及卒詔謚曰貞靜處士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

劉獻之博陵人門徒數百皆通經士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

張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縣之命

樊遜為右僕射崔暹賓客人有譏其靖默不能趣時者

嘗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何必深山蒿蘆之下遂借陸沉公子為主人擬客難製答客每以自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時亦在坐論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佳行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

張僧皓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當世名孝明熙平初徵為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為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為徵君焉

駐令趙高邑人高尚不仕寄情邱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拒而不許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空奏徵為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説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令懐亦不開口令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别桃簡浩小名也浩慮令即還時乗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令騾内之廐中冀相維縶令遂託鄉人輸租者

謬為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genre

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

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

無坐經年送夸本縣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更不

受其縣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

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賍夸遂作朋友篇

辭義為時人所稱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

備子聟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

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高和仁少清簡有文才嘗有高尚之志後為雒州録事參軍不赴服餌於汲郡白鹿山未幾卒時人悼惜之

北齊祖茂頗有詞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重太寧中以經學為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從父兄班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班與官茂乃逃去

盧懐仁渉學有辭情性恬靖嘗蕭然得閒放之致歴太

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
後周韋敻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名拜雍
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
命號逍遥公
隋張文詡河東人博覽文籍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
之士延之於博士位時文詡游太學其門生多詣文詡
請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辯説無窮惟其所擇治書
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嘗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

師所乗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名而名之與語大悦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為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每閒居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年四十鄉人為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人博覽經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

部尚書辛術名署員外郎趙郡王濬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為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

武儉雅好墳籍養素邱園州縣屢徵不就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

唐衛大經者篤學善易口無一言則天降詔徵之辭疾不起

李元愷者博學然性恭慎口未嘗言鄉人宋璟年少時師事之及璟作相使人遺元愷束帛將薦舉之皆拒而不答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於古大梁城時人號為梁邱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而歸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薦履忠隱居讀書身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懐素入閣侍讀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又表薦履忠堪為學官乃徵赴京師及至

辭以老病不任職
王績絳州龍門人也少與李播吕才為莫逆之交大業中應孝悌亷潔舉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十數頃鄰渚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真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遊北山因為北山賦以見志又嘗躬耕於東皐故時人號東皐子或經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為好事者諷詠

田佐時潞州人也佐時偉容儀涉獵經史好大言時務德宗建中三年徵為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黜陟使裴洎言上薦故拜官宰相張鎰以為徵命稍輕請加恩禮復有詔褒美賜絹百疋粟百石仍令州縣長吏就家以禮徵聘竟不起貞元元年八月以佐時為諫議大夫佐時隱居於潞州懐道高尚觀察使李抱真數薦之自拾遺至諫議皆不起

楊播少隱居至德中賜號𤣥靖先生竇應初授諫議大

夫致仕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喪父遭安禄山之亂躬耕陸渾山下以養母及撫弟妹未嘗干擾州里轉運使劉晏連奏為寧陵宋城二縣尉皆不起山南節度使張獻誠奏為梁州南鄭丞亦謝不就

韋楚京兆尹韋長之兄文宗太和八年以楚為左拾遺内供奉竟以自樂閒澹不起

晉崔棆梲之兄也有隱德好釋氏閒居滑州嘗欲訪人

於白馬津比及臨岸歎曰波勢洶湧如此安可濟乎乃止後徵授左拾遺辭疾不赴

冊府元龜卷七百七十九

冊府元龜卷七百八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博識

夫好古博雅多識前言斯可以謂之君子矣三代而下葢不乏其人焉至乃明休咎之庶徵達典經之格訓究鬼神之幽賾練方策之故實識官族之源派詳地志之本末隨問能辯比撞鐘之善應發機迎解同炙輠之無

滯非夫强學以立志多聞而求益聰明博達性理冲奥者其孰能與於此乎

周惠王内史過爲中大夫十五年有神降於莘降下也言自上而下有聲象以接人也莘虢地王問於内史過過其名掌爵禄廢置及策命諸侯卿大夫曰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固嘗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齊一衷中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惠愛也馨香芳馨之升聞者也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一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

冒抵冒也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腥臊臭惡登上也芳馨不上聞于神神不饗也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矯加誅庶罪曰誣百姓攜貳攜離貳二心也明神弗蠲蠲潔而民有遠志欲叛也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融祝融崇崇高山夏在陽城崇高所也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回祿火神再宿為信聆隧地名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檮杌鯀也過信曰次丕大山在河東及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商郊野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鸑鷟鳳之

別名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脊乎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鄗京也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也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謂記錄在史籍者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昭王瑕周成王之孫康王之子房國名也實有爽德協於丹朱爽貳協和也丹朱堯子也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憑依也儀匹也詩云實惟我儀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憑依其身而匹偶之生穆王焉實炤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繇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言神在虢虢其受之臣聞之道

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取禍今虢少
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
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太宰太卿掌祭祀之式玉幣之事祝太祝掌祈福祥
史太史掌次主位狸姓丹朱之後神不歆非類故即帥以往也純色曰犧無有祈也勿有求禮之而
已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巡狩也歲是覲
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周公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
也在周為傅氏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
器內史過從至虢從太宰往內史不祭祝王以其賢使聽之虢公亦使祝史

請土焉（祝史虢之祝史祝應史嚚）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絜祀曰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用其財力）精意以享禋也（享獻）慈保庶民親也（慈愛保養）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逞快違邪）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求利謂請土也）十九年晉取虢（左傳魯莊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

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士弱晉大夫也魯襄公九年宋災樂喜為政知有火災素戒為備晉侯問於士弱弱士渥濁之子莊子也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于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陶唐堯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也祀大火而火紀時

焉謂出内火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邱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嘗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

子産鄭大夫也魯昭公元年六月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不

相能也（曠林地名）曰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巳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

晉星叔虞封唐是為晉侯繇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皡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陂障之以處太原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也繇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日禜祭為禜攢用幣以祈福祥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

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七年三月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也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亦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

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韓子祀夏郊也祀鯀晉侯有閒也閒差鄭伯既殺伯有是後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言其鬼至或夢伯有介而行也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

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子何為復立洩
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竝立洩使若自以
大義存誅絶之後者以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
政或當反道以求媚于民不媚不信說而後信之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
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城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
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
多則魂魄強物權勢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也爽明匹夫匹
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

婦賤身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也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䰟魄所馮者貴重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物

申豐魯大夫也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

出之（謂夏二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氷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共公）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氷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立除凶邪將御至尊也）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氷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喪浴用氷（命婦大夫妻）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氷室）公始用之（公先用優尊）火出

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氷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輿隸皆賤官夫氷以風壯氷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周密也其用之也徧及老疾則冬無愆陽愆過也謂冬溫夏無伏陰伏陰謂夏寒春無淒風淒涼也秋無苦雨霖雨為人所患苦雷出不震震霆也無菑霜雹癘疾不降癘疫氣也民不夭札短折為夭天死為札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氷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為害雹之

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

郯子來朝魯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皥金天氏黄帝之子己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黄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黄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太皥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太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太皥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

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元鳥氏司分者也元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性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鵻鳩氏司馬也鵻鳩王鳩也摯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猛鷙故為司寇主賊盜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

者也鳩聚也治民生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雒之南曰翬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

昭子魯大夫也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責羣陰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伐鼓於朝退自責禮也平子禦之禦禁也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太史荅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氐宿故三辰皆為災

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瞽樂師)嗇夫馳庶人走(車馬曰馳步曰走為救日食備也)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灾故曰有異志)

游吉字太叔鄭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五年諸侯會于黃父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

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鷄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兎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之

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屬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采畫繪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元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十年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

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類象之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

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

觀射父楚大夫也昭王問昭王楚平王之子昭王熊軫也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周書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也重黎顓頊之臣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少皞之末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大正黎司地以屬民是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若重黎不絕天地民豈能上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雜會也司民司神之官各異民

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爽明攜離貳二齊一肅敬衷中也）其知能上下比義（義宜）其聖能光遠宣朗（聖通朗明）其明能光炤之其聰能聽徹之（徹達）如是則明神降之（降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見鬼者周禮男亦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處居也位祭位次主次其尊卑先後）而為之牲器時服（牲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當用也時服四時服色所宜也）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烈明也）而能知山川之號（號名）高祖之主（高祖廟之先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父昭子穆先後之次春秋躋僖公謂之逆祀也）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忠信之質（質誠）禋潔之服

潔祀曰禋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祝大祝掌祈福）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名姓謂舊族若伯夷炎帝之後為堯秩宗也生嘉穀韭茆之屬）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彝六彝器俎豆量小大也）次主之度（疏數度也）屏攝之位（周氏云屏并也并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攝形如今要扇皆以分別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壇場之所（除地曰場）上下之神氏姓之出（所自出也）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宗大宗伯掌祭祀之禮）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類物謂別善惡器用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禍災不至所求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少皞黃帝之子）

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同位故雜糅方猶別也物名也夫人作享家為巫史夫人人人享祀也巫主接神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為之無有要質質誠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言民因匱於祭祀而不獲其福神狎民則不蠲其為狎習則法蠲潔也其為所為也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薦重臻至氣壽命之氣也顓頊受之少皞氏沒顓項氏作受承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至屬會也所以會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周禮則宗伯掌祭祀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書云火當為地北陰位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侵犯是謂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

相通之道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三苗九黎之後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堯興而誅之堯復育重黎之后使復典之長育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叙次分位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也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寵尊也言休父之后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復通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亂謂

幽王以下桀止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言天地財成不復變改也何比之有不相比近又楚子期祀平王子期楚平王之子結也平王恭王子昭王父祭以牛俎於王致牛俎於昭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王感俎肉而問牲用所及對曰祀加于舉加增也舉人君朔望之盛饌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太牢牛羊豕會會三太牢舉四方之貢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一特卿舉以少牢少牢羊豕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特牲豕也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角如繭栗

郊禘祭天烝嘗不過把握把握長不出狀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備物體具而精潔者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一明潔為精二精玉帛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八種八音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九祭九州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子至亥也擇其吉日令辰以致神也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百姓百官受民姓也千品姓有徹品十為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毛以示物物色血以告殺明不因故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

也接誠於神拔毛取血獻其脩物也齊潔也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肅疾承奉王曰芻豢幾何草食曰芻穀食曰豢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鷄鶩之屬浹日十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已止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昭孝養使民蕃息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氣志氣縱放底止也底則滯滯久不震滯廢震懼也言無祭祀則民無所畏忌無所畏忌則志放志放則遂廢滯難復恐懼也生乃不殖生人物也殖長也不長神不降福也是用不從不從上令其生不殖不可以封封國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以事類曰類日祭于祖考月薦於曾高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墠諸侯舍日有月享卿大夫舍月有時祭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天子徧祀羣神品物品物謂若八蜡所祭猫虎昆蟲之類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三辰日月星祀天地謂二王後非二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卿大夫祀其禮禮謂五祀及祖所自出士庶人不過其祖祖王父日月會于龍𢑴𢑴龍尾謂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日月合辰於尾上月令孟冬日在尾土氣含收含收收縮萬物含藏天明昌作昌盛作起也謂天氣上也是月純坤用事百嘉備舍嘉善也時物畢成舍入室羣神頻行頻竝也並行欲求食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烝冬祭嘗嘗百物也月令孟冬大飲

烝傳曰閉蟄而烝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十二辰奉其犧牲敬其齊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禋潔也子衆子姓同姓也從其時享虔其宗祝宗主祭禮祝主祀祈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合會比親也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弭止苛虐殄覆也止覆謂解怨除恨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合結謂於此更申固之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王后必自舂其粢粢器實也

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刲刺擊殺夫人必自舂其盛在器曰盛上言粢下言盛互其文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帥后舂之王后親繰其服服祭服祭義夫人繰三盆則王后其一盆與周語王耕一發班三之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如何廢之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端玄端之服冕大冠監視也不違心謂心

思端正服則端冕也玉帛為二精明潔為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
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乾稱剛健故武地事文地質柔順
故文易曰坤為文民事忠信以忠信為行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
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徹達也自以名
達於上者有百官也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質有賢質
也能言能聽其官職也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物事也以功事
賜之姓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司馬太史之屬是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
謂一官之職具寮屬徹於王者有十品百官故有千品十之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

官（五物謂天地神民類物之官也臣之臣為陪謂有陪貳相佐助復有十等千品故萬官也）官有十醜為億醜（醜類也以十醜承萬為十萬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以萬萬為億）天子之田九晐以食兆民（九晐九州之內有晐數也食兆民耕而食其中也天子曰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經常常入正稅）

晏子名嬰為齊大夫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大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名占夢者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大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見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

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諸名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今欲使人名祝史晏子俯有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也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貌湯質皙以長顏以髯兊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兊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

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爾
矣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平乎宋景公不用終
伐宋晏子曰公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
進師以近過非嬰之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
舍鼓毀將殖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魏管輅見平原太守劉邠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
人恐怖其理何繇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
流血汙染邱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

自天祐之頤安百禄以光休寵

晉束晳為尚書郎武帝甞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雒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

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宋沈約案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沃浴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不祥此則其來甚久非起郭虞之遺風今世之度水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浮於名川也論語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邕之言然張衡南都賦祓於陽濱又是也或用秋漢書八月祓於灞上劉禎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斜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

潘京為武陵主簿太守趙廞問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

光武時移東山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

南齊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為始安王記室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惠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竝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賔友俱集各問慰祖地里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朓難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梁范雲字彦能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游秦望使人視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王悅自是寵冠府朝王為丹陽尹名為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值有獻白烏者帝問此為何瑞雲位卑最後荅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王摛東海人以博學見知齊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較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

使賔客隷事多者賞之事皆窮惟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隷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既奥辭亦華美舉坐擊掌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製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摛歷尚書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惟摛問無不對永明中天忽黄色炤地衆莫能解摛云是榮光世祖大恱

裴子野為著作舍人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

谿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頴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

樂藹為御史中丞時長沙宣武王將塟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簡之果有積灰

劉杳在天監初為太常博士任昉坐有人餉昉椐酒而作椳字昉問杳此字是否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右

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沓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沓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撥里昉即簡桂陽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勑撰姓譜訪沓血脉所因沓云桓談新論云太史三世表旁行邪上竝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沓尚書官著紫荷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沓荅曰張安世傳曰槖筆

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竝云槖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沓焉其博識皆此類也

范岫為太子家令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沈約嘗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王僧孺為安成王參軍事鎮中右記室參軍僧孺多識

古事侍郎全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荅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張綰字孝卿少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為六百公位員外散騎侍郎

北齊魏收初仕後魏為中書侍郎孝武嘗宴百寮問何

名人日皆莫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勲荅問稱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時邢卲在側甚恧焉

隋王卲為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楊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閲不能得因呼卲問之卲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物

唐李守素為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倉曹叅軍尤工譜學

自晉宋以降四海士流及諸勲貴華戎閥閲莫不詳究當時號為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皆有援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歎曰行譜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為善事然非雅目公既言成准的宜當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彦昇善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笥今日倉曹為人物志可矣

李百藥字童規隋内史令安平公徳林子也七歲解屬

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乂馬元熈嘗造德林讌集有讀
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琅琊之稻竝不知其
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鄅人籍稻杜預注云鄅國在
琅琊南陽乂等大驚異之
虞世南爲秘書監時隴右山摧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
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山摧晉侯召伯宗
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摧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
乘縵徹樂出次祀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

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摧水出
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觀治亦不為灾後
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
地經市入廟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謂怪耳
今蛇見山澤藂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
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繫囚庶
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惟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為
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饉申理獄訟多所原宥星孛于虛

危歷于氐百餘日乃滅太宗謂羣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者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嬰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為公誡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没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修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異何損於時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為憂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貞觀十七年四月有雉飛集東宮顯德殿前太宗問羣臣曰頃來頻有雉集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為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為寶雞祠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既古來將為祥貺所以彰表明德太宗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所對深為可重

許敬宗為侍中監修國史高宗因於古長安城游覽問

侍臣曰朕觀古城舊基宫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以來幾代都此敬宗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符堅姚萇後周並都之帝又問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中開鑿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為昆明滇池所閉欲伐昆明國故因鎬之舊澤以穿此池用習水戰元狩三年事也帝因令敬宗與弘文學士具簡秦漢以來歷代宫室處所以奏其年代麟德三年十一月封禪至濮陽

寶德玄騎而從許敬宗在後帝問德玄曰濮陽爽凱信良邑也古謂之帝邱何也德玄不能對敬宗策馬而前曰臣能知之昔者帝顓頊實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居之為寒浞所滅后相方娠逃自出竇在此也其後昆吾氏因之而為夏伯昆吾既衰殷湯滅之商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邱徙居之左傳稱相奪予享以都奪其地故也既是顓頊所居故謂之帝邱爰在漢晉隷於東郡臣聞有德者啓其國

土失道則喪其封疆自古名都美邑者不一姓故有國有家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于濟漯今之濟水與濟源斷絶不相屬何故然也對曰禹貢道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即今自濟源至温而入河是也其水自此潛流地下過河而南浸出為滎澤又復潛流至曹濮之間散出平地漸合而東流自南注之即所謂溢為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北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守水官不失其職能辨其味與色潛流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

之尚書所載與今同矣帝曰天下洪流巨谷多不載於祀典濟水微細而稱四瀆何也對曰臣按爾雅瀆者獨也言不因餘水獨能赴海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有偶有陰有陽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星隱伏而難見濟水潛流而屢絶狀雖微細其實尊也上稱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無學吾向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不能

善守其拙不强其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信
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梁張策少聰警好學父同仕唐官至容管經略所居雒
陽敦化里甞浚井得古鼎耳有篆字曰魏黄初元年春
二月匠吉千且又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在父傍徐
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年為延康其年十月文
帝受漢禪始號黄初則是黄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
何謬歟同大驚亟還啓書室取魏志展讀不失所言宗

族奇之

李珽為諫議大夫宣徽副使從征至魏縣過内黄太祖顧曰此何故名内黄珽曰河南有外黄小黄故北有内黄又曰在何許對曰秦有外黄都尉理外黄其故墉今在雍邱小黄為高齊所廢其故墉今在陳留太祖稱獎數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七百八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吳𤨏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吳之承

冊府元龜卷七百八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節操

夫雪霜大摯知松柏之後凋風雨如晦識雞鳴之不已葢士之立誠自守秉節無貳同夫介石至於没齒者其若是乎東周之後西漢而下乃有顧義遺利守識求舊居無苟合動不踰矩挺操而罔屈虞亂而匪汙深拒權

倖絶覬覦餌意趣非偶靡降心而與游才任過分必投劾而引去鄙斥邪佞保全名節凛然之槩聳於前聞卓爾之行冠乎羣萃非夫天爵内富性理冥合蹈道而經德秉彜而守正又曷能篤志終始確乎不拔者哉

鄭太子忽齊侯欲以文姜妻之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

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高哀宋大夫為蕭封人以為卿（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外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来奔魯（出而待放從放所来故曰遂）書曰宋子哀来奔貴之也（貴其不食汙君之祿避禍速也）

楚鍾儀伶人也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十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

也(伶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而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

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盡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閔損字子騫季氏使為費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子騫賢故欲用之也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不欲為季氏宰語使者善為我辭說令不復召我如有復我者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汶上矣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燭盡破屋柱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一云魯人有男子獨處于

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不拒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漢朱建楚人嘗為淮南王黥布相為人有口辯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

趙禹為人廉倨（倨亦傲也）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以此意告報公卿）孤立

行一意而已後為燕相免歸
嚴彭祖宣帝時為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
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
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
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
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
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
肯當

任安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衛將軍從二人過平陽公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劍斫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治齊詩經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吏邴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

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以流大化致於治平令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扶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理致白屋之意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餔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

取得而釋之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署小苑東門候署補署也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仲翁出入從蒼頭廬兒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貢禹傳下車趨門傳呼甚寵趨向也下車而向門傳聲而呼侍從者甚有尊寵也顧謂望之曰不肯録録反抱關為録録謂循常也言望之不隨例捜索以違牾執政望之曰各從其志後位至前將不得大官而守門也軍

後漢孔休自哀帝時為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簒位遣使齎元纁束帛請為國師遂嘔血託病

杜門自絶光武即位求子孫賜穀以旌顯之

桓譚字君山哀帝時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説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後爲六安丞

薛方爲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繇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説其言不强致

譙元爲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

元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閒竄歸家因以隱遁

車茂為京部丞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莽世並名重當時

蔡勳字君嚴邑六世祖也好黄老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受以厭戎連率（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二姓哉遂携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

新室

宣秉字巨公少修髙節顯名三輔哀平之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嘗寢疾不仕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建武初始為大司徒司直

杜林字伯山初為郡吏王莽敗盜賊起與弟成俱客河西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持書林後因疾告辭還禄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疾篤囂意雖相望且欲

優容之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瞽蔑席草不食其粟乃出令曰

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盖伯夷叔齊恥

食周粟令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

於囂而終不屈節後位至大司空

崔篆王莽時為建新大尹不得已單車到官稱疾遂去

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

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

蔡茂哀平間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

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辟難歸之融欲以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日取足而已

胡剛清高有志節大司徒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

郅惲王莽時左隊大夫逯普（逯姓也）署為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傅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宏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

位也非闗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遂不受署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禮請惲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所向皆下後還京師而上論之惲耻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

杜安年十三入太學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賔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

高詡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

逃不仕莽世

楊寶王莽時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不知所處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

王霸少有清節初王莽篡位棄冠帶絶交賓

樂恢為騎都尉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初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絶不答

朱暉字文季為尚書令性矜嚴進止必以禮永平初明

帝舅信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曰志士也勿奪其節

鄭興更始時為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及西歸隗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為之屈稱疾不起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體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耶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專命之使入必為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進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道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為辦裝遂令與

妻子俱東

任延為河内太守初學於長安號為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

任永字君業犍為人與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

王丹資性方潔疾惡豪強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

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侯霸字也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後為太子太傅

賔章家於外黄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康鄧珍之子禹之孫聞其名請欲與交辭不肯許康以此益重焉

趙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敦女宗姜敦兄子融外戚豪家岐甞鄙之不與融相見融甞至岐家多從賔友

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婿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撇其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賤融如此後官至太常

張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嘗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

不相識從物何益後為內黄令

成翊世不應三公辟先是順帝廢為濟陰王翊世上書訟之安帝不從及濟陰立為順帝司空張晧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為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

蔡衍為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

橋元補雒陽左尉梁不疑為河南尹元以公事當詣府

受對恥為所辱棄官還鄉里

蔡邕陳留圉人妙操音律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

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勑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

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後為左中郎將

楊康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康恥與

接事託疾牧豖 袁山松書楊一名章字叔康

夏馥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

人畏而事之惟馥閉門不與交通由是為豪姓所讐後

入林慮山中而卒

張儉山陽高平人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後為衛尉

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家貧客居東莱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廹脅元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後公車徴為大司農以病自乞還家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以謟事宦官自致台司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後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

魏張範字公儀河内修武人初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静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範與弟承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强屈遣承與相見後太祖表為諫議大夫

袁渙與陳羣父子皆在吕布軍中布破羣父子見太祖

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又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惟其所欲衆人皆重載惟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慚渙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令軍發足以為行糧而已不以此為我有由是厲名者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後至郎中令行御史大夫

何夔陳郡陽夏人初避亂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

為魏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灊山術知夔終不為已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及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後位至太僕

王烈管寧邴原同避亂至遼東烈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為丞相掾未至而

卒
崔琰字季珪袁紹以為騎都尉紹卒二子交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官至中尉
王朗為會稽太守為孫策所執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至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
桓階字伯緒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

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

李敏為河内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强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

杜襲字子緒漢末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絶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官至大中大夫

陳矯字秀𢑱廣陵廣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後位至司徒

吳陳化妻早亡化以古事為鑒乃不復娶大帝聞而貴之以其年壯敕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帝不違其志

虞翻會稽餘姚人曹公為司空辟翻翻曰盜蹠欲以餘財汙良家邪遂拒不受後歸吳為騎都尉

晉石偉字公操吳人也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

不可奪之志吳平後武帝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佯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諸葛靚父誕魏司空為文帝所誅靚奔吳為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為瑯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詔

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卒

王裒父儀為司馬文王所殺裒與濟南劉兆俱以不仕顯名裒以父為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也

王衍字夷甫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佯狂自免後位至太尉

韋忠有節操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裴頠為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

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張華字也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嘗有心託我恐洪濤蕩岳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

觧系字少連武帝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衰頹當有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慚當世

壯之官至雍州刺史揚烈將軍

郗鑒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為主簿舉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荀晞檄為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鑒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別駕恐禍及己勸之赴召鑒終不廻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師不守寇難蜂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寔先求交於鑒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鑒疾既而卿鑒鑒謂寔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慚而退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為主

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跡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

賀循山陰人在郡遇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為丹陽内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意不敢逼是時州内豪傑皆見維縶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預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内史公車徵賢良

皆不就

虞望少有節操元帝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恥而不應

陸玩為元帝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導乃止後位至侍中司空

庾袞字叔褒諸父並貴盛惟袞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

令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衮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舉孝廉郡功曹皆不屈

王濛為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為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

顏含為光禄勲桓温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

王述子坦之為桓温長史温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

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官至衛將軍散騎常侍尚書令

王獻之為謝安衛將軍長史孝武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牓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牓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登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

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

江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

孫潛為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為諮議參軍固辭不就

王敬宏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為天門太守其妻桓元姊也敬宏之郡元時為

荆州遣信要令過敬宏至江陵謂人曰靈寶桓元字也見要

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别船

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迎

謝方明少有志節桓玄尅京邑丹陽尹不範之勢傾朝

野欲以女嫁方明使尚書吏部郎王騰譬説備至方明

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方明後為會稽太守

龔潁為益州刺史毛璩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潁獨不屈

節縱既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收潁付獄脅以兵刃執

志彌堅終無廻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

范騰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月餘而卒

崔遊年七十餘敦學不倦劉元海僭位命為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

楊軻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

桑虞諸凡仕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為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微近將中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為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子必能立功海岱

潛遣東莞人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啟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偽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

高瞻隨東夷校尉崔毖伐慕容廆於棘城毖奔敗瞻隨衆降於廆廆署為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離蒼生紛擾莫知所託孤思與諸君興復帝室翦鯨豕於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勲古烈此孤

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柰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於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廆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廆除之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吳喬車騎將軍壹之孫没李雄軍中三十年不為雄屈

譙秀字元彦巴西人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絶人事雖内外宗親

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畧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嘗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嘗歎服焉

嵇紹爲侍中齊王冏秉政紹嘗詣冏咨事遇冏宴會召華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歡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興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

以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慚

乂等不自得而退

戴逵字安道嘗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以國子祭酒散騎常侍徵皆不至

後蜀龔壯巴西人父叔為李特所害壯說李壽討特孫期以報讎果尅之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

其私讎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旣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覃思文章至李勢時卒

前凉辛理美姿貌張駿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

宋庾炳之字仲文初為中書太子舍人劉粹征北長史廣平太守兄登之為謝晦長史炳之仕省之時晦位高權重朝士莫不加敬炳之獨與抗禮時論韙之

顔延之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終不往也延之位至金紫光禄大夫領湘東王師

王景文美風姿好言理太祖甚相欽重故為明帝娶景文妹高祖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絶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景文後領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刺史

顧覬之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未

嘗降意左光禄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
覬之曰辛毗有云不事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及
世祖晏駕法興遂以覬之為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
杜慧度交州刺史瑗之第五子為九真太守瑗卒府州
綱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
就
垣閎字叔通齊高帝輔政使褚彦回為子晃求閎女閎
辭以齊大非偶帝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歉即以晃婚

王仙女謂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與垣公婚者重其
勇澹事雖不遂心嘗依然白象晃小字也及高帝即位
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定
袁淑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己而淑不為改意由是大相
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别玉
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疾免官
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傅亮選事若悉以
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録尚書徐羨之曰黄

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也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黄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為祠部尚書

南齊褚賁淵之長子歷侍中淵薨服闋見世祖賁流涕不自勝帝甚嘉之以為左民尚書不拜表稱疾讓封與弟蓁世以為賁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

褚炤彥回之從父弟也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傅為成安郡還以一日眇召為國子祭酒不拜嘗非彥回身事二代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軺車給之炤大怒

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
崔慰祖少與江祀款密及祀貴嘗來候之而慰祖不往
為始安王遥光記室王好碁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
拙笱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帝欲試以百里慰祖不就
王秀之為太子舍人吏部尚書褚淵見秀之正潔欲與
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轉為兩府外兵參軍
王僧祐太尉儉從祖凡也竟陵王子良聞僧祐善彈琴
於座取琴進之不肯從命卒於黃門郎

劉悛婦弟王法顯同宋桂陽王作亂悛遂啟與婦別居終身不復見之悛以五兵尚書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卒

梁江蒨為吏部郎僕射徐勉權重自遇蒨與抗禮勉因蒨門客翟景為第七兒繇求蒨女婚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有忤除散騎常侍不拜

裴子野遭父憂居喪盡禮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志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為後進

所慕遊其門者昉必相薦達子野於昉為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子野為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書舍人卒

阮孝緒鄱陽忠烈王妃孝緒之姊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走卒不肯見天監十二年傅昭薦之徵不到

臧嚴性孤介於人門未嘗造請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卒於鎮南諮議參軍

江子一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暇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子一少好學有志操以容貧闕養因蔬食終身終於南津校尉

王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暇車馬填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以此稱之嘗任國子祭酒出為東陽太守卒

吉翂字彦霄其父為人所誣罪當大辟翂求代父死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翂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後湘州刺史柳忱召為主簿

陳王元規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

强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茍安異域
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
虞寄為梁岳陽王中記室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除
鎮南湘東王諮議參軍加貞威將軍京城陷遁還鄉里
及張彪往臨川强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
嘗忤彪意乃刼寄奔於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
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
承聖二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

阻不遣每欲引寄為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為居士服以拒絶之嘗居東山寺偽稱脚疾不起寶應以為假託使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

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及寶應既擒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誅惟寄以先識免禍

後魏穆紹宣武時為侍中性方重罕接賓客元乂當權曾候紹紹迎送下階而已後除車騎大將軍固辭不拜又除侍中託疾不起莊帝立爾朱榮遣人徵之紹以為必死哭辭家廟及往見榮於印山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大家兒

賈景興清峻鯁正少為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為榮所虜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葛榮故也

裴美字師伯少有美名舉秀才州主簿太尉咸陽王雅相賞愛欲以女妻之美拒而不納

盧義僖為大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俊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求富貴也後遷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

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豈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為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乃堅握義僖之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勑停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

游肇為黄門侍郎時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為百僚懾憚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喜其剛梗

崔挺為光州刺史景明初自代歸闕散騎常侍趙修得幸宣武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為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為司馬於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來遷敘挺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為申請遂伯玉恥獨為君子亦何故默然挺對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常典下官雖慚古賢不伐之美至於自衒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歎目為司馬詳未曾呼名嘗稱州號以示優禮

楊津為符璽郎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遊而津見其貴寵每嘗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為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宜蒙進達何遂自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

崔光韶河東武城人為廷尉卿永安末還鄉里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而弼貪惏多諸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

子通與賊連結因其合家考掠非理而韶與之辯爭辭不屈會樊子鵠為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

皇甫嶶字子元安定朝那人仕梁歷諸王參軍郡守及夏侯道遷入國嶶亦因地内屬嶶妻即道遷之兄女道遷列上勲書欲以嶶為元謀嶶曰將謀之始本不關豫雖貪榮賞實内愧於心遂拒而不許

裴桀為宏農太守免官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桀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桀曰何可自同凡俗也

北齊楊愔孝昌中父津為定州刺史隨父之職及中山為杜雒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雒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偽職愔乃託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佯喑不語榮以為信然乃止

裴諏之少有儒學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為戶曹參軍

諷之復書不受署

元景皓魏陳留王社之子社卒景皓嗣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元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其言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

司馬膺之性方古不會俗儻與楊愔同為黄門郎至愔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愔嘗有從姊喪尚書卿尹皆跪吊

朂之執手而出曽路逢愔威儀導引乃於樹下側避之愔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朂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然以其踈簡傲物竟天保間淪滯不齒

房豹以齊滅還鄉園自養頻徵辭疾終於家

後周崔謙為京畿司馬族弟暹當時寵要謙與之僑僚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以雅道自居

常曼髙尚不仕時兄孝寬為延州總管曼至州與孝寬

相見將還孝寛以所乘馬及鑾勒與蔓蔓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寛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録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

裴俠累遷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清慎奉公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為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為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况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

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
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慚而退
隋李孝貞為給事中于時黄門侍郎高乾親要用事求
婚於孝貞孝貞拒之
辛德源仕周為宣納上士周因取急詣相州會尉廻作
亂以為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
蔡允恭大業中為起居舍人與虞世南同為學士煬帝
遣教宫人允恭自以為辱因稱氣疾不時應命於

後稍被疎絕

唐陸德明初王充僭號署散騎常侍漢王師將行束脩之禮德明服巴豆散卧東壁下王充之子入跪牀前德明對之遺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於成臯杜絕人事後歸國為國子博士

李懷遠字廣德趙郡柏人人也早孤貧好學屬文有宗人欲以高蔭相假者懷遠退而歎曰因人之勢高士不為假蔭求官豈吾本志未幾應四科舉擢第位至兵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李勉初為太常少卿肅宗將大用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己勉不為之屈竟為所抑出汾虢二州刺史

蕭復代宗時為太子僕屬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復家累百口無以自給將鬻昭列別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紞誘焉紞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姑以別業奉吾兄吾兄當以要地處足下矣復對曰僕之鬻舊業以拯孀孤儻以美職售之姑姊弟姪受凍

餧非鄙夫之願也緡既憾之受糜者數年復處之自若

崔縱為金部員外孝悌修飾自以父為元載所排退居十餘年左官外府訖載得罪不求聞達

杜黄裳為太常卿時順宗即位王叔文之竊權黄裳終不造其門

李藩貞元中為祕書郎王紹持權邀藩一相見紹終不就王仲舒韋成季呂洞輩為郎官朋黨輝赫日會聚歌酒慕藩名强致同會藩不得已一至仲舒輩好為訛語

俳戲後召藩堅不去曰吾與仲舒輩終日不曉所與言何也後數人果敗

元正為河南連帥崔光遠從事屬史思明陷河雒正與弟同侍親潛伏林藪兇黨誘以高位不出遇害

崔應為滄景從事節度使程執恭嘗欲娶其妹不可遂棄職歸雒中執恭銜之遣賊就殺不克

韋貫之為長安丞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詔行人有以貫之之名薦於實者答

曰是其人居與吾同里亟聞賢但吾得識其面而進於上舉笏示説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説者喜驟以其説告於貫之且曰子今日詣貫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數歲終不往

李渤祖元珪官至衛尉寺主簿父鈞官至殿中侍御史以母喪不舉流于施州渤少時恥其家汚堅苦不仕勵志於文學隱嵩山之下讀書為文以自課

宇文籍為監察御史坐王承系貶江陵户曹至任節度

使將議署置之賓筵文籍曰以君命𤋮當以君命升假

榮偷獎非所願也

後唐李敬義德裕之孫居於平泉昭宗之都雒也徵為

司勲郎中特為河南尹張全義所知給遺頗厚俄而朱

温篡位誓心不事偽室及温徵命拒而不應退居衛州

晉庫部郎中李專美少篤學為文以父樞唐昭宗時嘗

應進士舉為覆試所落不許再入專美心愧之由是不

游文場

册府元龜卷七百八十一